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

血

如

夕

阳

红



版权所有．翻印必究

忆文作品集

作品集

启 事

忆文全集由作者代理人委托远方出版社出版,已在上级主管部门登记注册,凡有盗印我社出版的,假冒署名的,剽窃、肢节忆文著作的作品,我社必提出诉讼,请法律部门进行严惩不贷。

作者代理人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于一凡
封面设计:新 天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作品集

书 目

慧剑断情丝
飞虹玉女
怒剑天雷
一龙三凤
魔面情圣
罗刹神龙
圣剑魔刀
飘零剑
飞刀醉月
冷面游侠
牡丹飘香一剑寒
豪侠娇女
血如夕阳红
木剑惊鸿
艳凤缚龙
飞音剑
一剑光寒起书楼
冷香谷
胭脂宝盒
侠盗玉麒麟
奇麟异凤
奇凤英侠传
血染大雪山
至尊狂想曲
飞羽令
杀人殿
冷雨香魂
元宝传奇

ISBN 7-80595-430-5



9 787805 954301 >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PDG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，原名王益文，祖籍山东临清，从小爱读古典文学，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，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，因家庭贫困，生活陷入困境，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，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，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，因生活需要，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，接二连三推出新作，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，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，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，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，内容曲折离奇，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，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，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，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，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，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，又和三位大师不同，他不写历史，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，忆文特出的是，以写情为主，每一部小说，都以情事为首，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，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淮扬帮二十年前的冥火，死而复生，他们要报仇雪耻以前嵩阳派给他们的武林耻辱，聚集武林高手，再次点燃了熊熊烈火，掀起又一场武林空前绝后的大风波。

武林世家的两位公子，路永坦、岳中岳在二十年前的武林浩劫中被迫骨肉分离，后来各拜在武林高人门下，勤学武林绝技，力平武林中即将掀起的风波，弟弟，英俊潇洒，心怀宽阔，处事冷静，哥哥中岳心情豪放，好胜心强，然而他们都得到武林中两位绝色美人的爱，武林中的纷争，情场感情的纠缠，两兄弟由不同门派走上了擂台，展开了殊死决斗。

最后，龙凤玉佩配对相逢，兄弟相聚，唱出了一曲武林正气歌：

人生若乐寄此身，争名夺利能几春。
惟求欢颜常呈笑，心怀坦荡不染尘。

目 录

(血 如 夕 阳 红)

- 第一章 江湖后裔遇奇侠----- (1)
- 第二章 功成名就见情人----- (49)
- 第三章 幽灵再现金狮堡----- (49)
- 第四章 世外桃源获花洲----- (157)
- 第五章 豪杰义举来献计----- (215)
- 第六章 西霸相斗千钧发----- (242)
- 第七章 血洗肝胆祭先为----- (300)
- 第八章 威威山巅卷风云----- (354)

第一章 江湖后裔遇奇侠

洛阳，这一座古城，位于河南省，不但是关洛的大都市，更是古代王朝的建都重镇。北靠黄河，南临伊洛二水，东方控制汜水，西控崤山，四周均极险要，乃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。

纵横密织的街道，建筑宏伟，往来如潮的商客行旅，一年到头，络绎不绝，从早到晚，总是熙来攘往十分热闹，因此酒馆茶肆，客栈车店的生意，特别兴隆。尤其是镖局里的业务，也更是忙碌得不可开交。

在洛阳城内东大街，最大的一家镖局——嵩阳镖局，巍峨高大的门墙，矗立在模糊的月光下，也只是一座巨大朦胧的暗影，院中各房间，寂无人声，空荡荡的一座大宪院，倒显得寂静起来。

这时所有的人，都已经进入了梦乡。不过在前面一进的一排房屋中，却有一间，从窗户里却透出一点微弱的光亮，而且窗户纸上，也隐隐约约地映出一个人的影子。

屋里坐的是一个少年，名叫路永坦，他正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手中摆弄着一块玉佩，而且在他俊秀的脸上，却表露出满是悲戚之色，两只眼睛凝视着手中的这块玉佩，怔怔的像是想宗心事，一会儿叹息，又一会儿蹙皱眉头。

往事就像一张张的书一样，清晰的显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在三个月以前，在四川省安岳县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里，和他相依为命的老家人路成，和他永诀了。在他临终弥留的时候，突然振起精神，颤巍巍地伸手入怀，从怀中兜袋里摸出一块玉佩，交给路永坦，并且声音极为微弱断断续续

地，说道：

“少爷……我……我……不行了，我要告诉你，隐藏了十五年的秘密，在你一岁的时候，你们全家遭遇了一件奇祸……当今的皇上，那时还是燕王，在太祖驾崩之后，藉口靖难逼退幼主，自登帝位，当时一般前朝的大臣，凡是忠良之士，都不肯附从，极端的反对，你父亲当时是太常的少卿，跟随方孝儒先生，一起激烈的反抗，结果，惹恼了燕王，便下诏将你父亲的全家赐死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便在最危急的关头，便和另外一个家人，分别带了你和你的哥哥，偷偷逃出……我带着你东飘西汇，南躲北藏，惟恐被官家搜查到处死。转眼偷生了十五年，如今我已不行了，不能再告诉你很多了。

这块玉佩是当年逃难分手时的信物，共有两块，你的这一块是阴面，雕的是只凤，另外的一块是在你哥哥手中，是阳面，雕着一条龙。你哥哥比你大三岁，算起来现在也有十九岁了。唉……我死了以后，你就到洛阳的嵩阳镖局去，去投奔我的表弟，他叫戚宏达，他在那儿作镖师，同时，你要寻求名师学成武艺，就算不能为父母报仇，至少也能走遍天涯海角，去找你的哥哥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，要好好的学会武艺，同心协力，努力同上，保住你们的生命，不要叫官家逮住你们，斩首处死，千万要记住我的话，今后要多加小心！我……我……不能再……再照顾你了……”

路成说到这儿，已经像是气力用尽，两片嘴唇只有颤动的份儿了，不能发出声音来，目光忽然松弛，眼睑慢慢的闭上，一阵急促呼吸之后，便咽下最后的一口气，头儿一栽，便撒手与世长辞。

路永坦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，草草的埋葬了路成的尸体，为他办完了后事，然后，两眼含着热泪，寂寞凄凉的，带着一颗破碎的心，向着河南，踏上茫茫漫长的旅途，直奔洛阳，去寻找戚

宏达。

一个多月的晓行夜宿，长途跋涉，他终于找到了这座古城——洛阳。八月，正是秋高气爽，商业繁盛的季节，北货南下，南货北上的时期，洛阳本来就是一个通都大邑，货物集散的中心，这时正是人车往来最多的时候，嵩阳镖局因为生意兴旺，里外上下，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大门前拥挤着许许多多的人马和车辆，他刚走到门口，正犹豫着在打量时，如何进去找人时，猛听周围人声一哄，一阵骚乱扰动，拥挤在路中间的人们，都一起向路旁两侧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他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正在发呆时，便听到一阵急遂的马蹄声，由远而近的眨眼间便迫近面前，等他转身一看，再要闪身躲避时，一匹高大雄骏的黑马，已经狂奔到背后，眼看着两只前蹄就要踩上他。

蓦地，马上的人，身子一长，手往上一抬，拉紧缰绳猛然一带，然后身子往下一沉，口里一声轻喝“起”就见那匹马，前蹄往上一扬，两腿一曲，后腿一竖，昂首“哞”的长嘶一声，两只前腿已经举起，竟然人立起来。

这工夫，路永坦弓腰闪身，两脚点地，一个鹞子翻身，便跳到路旁，喘息未定，却见马上那人，只是双手一按鞍桥，整个身子便轻飘飘地平纵起来，从马头上一跃而过，正落在路永坦的面前。

那人似刚要说话，忽然，又是一阵马蹄声，奔向这边，抬头一看，一匹雪白的骏马，正对着二人跑来，马的脚步刚刚放慢，绿光一闪，从马背上又跳下一个人来，全身湖绿色衣裳的少女，恰好也站在二人身旁。

她脚才一沾地，马上就向先前那位年轻人，娇嗔道：

“嗨！表哥，你怎么老不听话嘛！爸爸不是不许我们，在城里街上快跑的吗？现在差点不就踩伤了人？有多么危险？”

说着，两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滴溜溜的向路永坦脸上一转，待她一见路永坦，虽然是衣裳朴素，风尘仆仆，一副乡下田舍郎的打扮，可是，那张英俊的脸上，却是流露着落拓不俗的神气，而且，那种挺拔的精神，更是引人注目。更为奇怪的是，他的面貌竟和她的表哥，长得十分酷肖，这一来，她不由得略一惊愕，多看了他几眼，随又嘟起小嘴，两眼直瞪着她的表哥。

她表哥被他几句话一埋怨，眼睛一翻，用手指着路永坦，向她说道：

“你就知道噜嗦，慢慢走，比骑驴还叫人讨厌，那倒不如用腿走啦。再说，我们在路上，哪踩到了人？谁晓得，到了门口，反而碰上这小子，你看别人都让出路来，站到路旁，只有他，呆头呆脑，东张西望，好像失魂落魄似的，也不知道闪开，站到一旁，仍然站到路的中间，别说没踩到，就算踩上了，也只能怪他自己不小心，他还能埋怨谁呢？你看他这副乡巴佬的样子，傻兮兮的，好像长到这么大也没有到过城里来过，反应迟钝，动作缓慢，你怎能埋怨我骑得太快呢？”

路永坦听他俩说完，这才看清那男的，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面目俊秀，丰度潇洒，精神奕奕，气宇轩昂，显然功力不弱。只不过，脸上透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态，有些目中无人的样子；而那少女，却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，刚才她说话时，眼光向自己脸上一扫时，已经瞥见她清丽绝俗的脸儿，长得十分艳丽，而且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，心中说不出怎的，竟会怦怦的跳个不停，脸上也一阵一阵的发热。这会儿，不知不觉，忍不住又向她偷偷一瞄，谁知道，她那双晶莹如同秋水般的大眼睛，也正向他细细的看着呢。

路永坦不由得脸上更增加了红的深度，连忙掉转头部去看别处，同时，心头更是跳得厉害，竟没听清楚那女的表哥说些什么。

少女看见他，也只是楞楞的红着脸站在那儿发起呆来，好像也没有听到她表哥的话似的，不由“噗嗤！”一笑，随口便说道：

“表哥！你总是只顾自己的高兴，就不顾别人的死活，常不听别人的劝告，任所欲为，你要小心，如果让我爸爸知道了，一定又不喜欢了，你会受到他的责备。好在马没有踩到他，我们快进去吧！”

说完，一面和表哥牵着马走进镖局大门，同时，禁不住，又回过头来看了路永坦一眼。

等他们进入了大门，看热闹的人也逐渐的散去，一个镖行的伙计，一面仍旧去整理货物，一面却向同伴说道：

“咱们这位表少爷，可真难惹，两只眼睛长在头顶上——目空一切，脾气不但大，而且做什么事都特别任性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毫不给别人打算打算，我看就连总镖头，对他也无可奈何呢？”

另一个伙计接口道：

“你别不服气人家是表少爷，又何况镖局里的老板又没有儿子，仅有这人唯一的女儿，将来两个人一结婚，所有的家当不全都是人家的啦。而且，他那身功夫，更是不了得，咱们可是连个边儿也够不上哩！你没看到刚才，他在马上露的那手‘大力金刚坠’的功夫吗？干净利落，也多亏是他的那匹黑风驹，如果换了另外一匹马呀，早就被他压瘫了。还能站得起来吗？”

路永坦这时还怔怔的站在那儿出神，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才知道那一男一女的关系。男的是镖局主人的表侄，女的是镖局主人的女儿，两人竟是表兄妹。

路永坦连忙上前，向他们打听戚宏达的住处，那个伙计听他说要找戚宏达，于是就带他进入镖局，正巧戚宏达就在局里面住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

路永坦见到戚宏达，口称表叔，假说自己是路成的儿子，是

遵照老父临终之言，来此投奔表叔，戚宏达倒也深信不疑，并且感叹了一番，将路永坦安排住下，同时也让他在局里作些杂事，维持生活。

三天之后，戚宏达奉镖局之命，跟着另外一位镖头和另外一位镖师，保着一趟镖到安徽去，说是一个月以后，才能回来，临行时，再三叮嘱路永坦，叫他在镖局里面，小心谨慎，对人要谦恭有礼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多向别人去请教，千万不要自作主张，免得出错。

半个月，转眼过去了，路永坦在‘嵩阳镖局’里，也渐渐的熟悉起来，在许多镖师和伙计们的口中，才知道嵩阳镖局里的详细情形。

原来，嵩阳镖局的主人，金面佛手甘永长，是武林中有名的嵩阳派门下，是嵩阳派第三代的最末的一个弟子。年在五十岁以上，由于一张特殊的色如淡金的黄脸，而且仗着一身高绝的武功，和一枝独特的兵器佛手笔，在江湖上，尤其是在大河两岸，名震一时，他的妻子早逝，只生下一个女儿，从小便娇生惯养，另外有一个内侄，从小由他抚养长大，这两个人，正是路永坦来的那一天，在大门口外所看见的那一男一女。

嵩阳派有一个特殊的规矩，从开山祖师嵩阳长老以来，便已经订定每辈弟子，每人只能收有三个徒弟，不能多也不准少，即使亲如家人父，也要先定为师徒关系，然后才能授以武艺；所以他除了一女一甥之外，另外只收了一个徒弟。

因此，金面佛手甘永长，虽然名震大河南北，在洛阳是出名的人物，在武林中也是有求必应，广结善缘，可是他不管是谁，无论怎么恳求，也绝不再多收一名徒弟，严守派规，并且，也绝不肯传授一招半式。

更怪的是，无论是他自己练功夫，或是传授徒弟武艺时，也绝对不让别人看见，镖局里的人，只知道他师徒的本领十分高

超，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练的功夫。

路永坦本来满想在嵩阳镖局里，多混些时日，便可接近金面佛手，求他收录门下，学成一点本领，以遂自己的平生心愿，可是，当他明白了这番情形之后，心头不禁凉了半截，再也不抱着一点儿的希望。

今夜，月色微明，夜凉如水，人声寂寂，广大的庭院，别无所闻，只有秋虫鸣唱的声音，此起彼落，交织成一曲幽怨感人的秋声，令人悲感交集，思绪起伏，路永坦在这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的时刻，思前想后，难以入睡，想起自己凄凉的遭遇，更感到世路茫茫，孤寂难过，现在既无家，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旁，依靠别人，又能到几时，路成临终时告诉自己尚有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广大的土地上，茫茫人海中，要到哪儿去寻找呢？躲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越想越烦，越烦越发睡不着了，于是率性起来，挑灯独坐，想起一幕一幕的往事，不禁么长的叹了一口气！同时两眼也湿润了。

这当儿，蜡泪已干，室内黑暗下去，可是天上的月儿倒反而放出光华，于是，他站起身来，穿好衣服，轻轻推开房门，走到庭院之中，想在月光皎洁的照耀下，借散步涤去心中的烦恼，可是当他刚一迈步往前走动时，猛见对面房顶上，一条黑影疾如鹰隼般，一闪即逝，不见踪影。

路永坦方自一惊，这个人的轻功倒是了不得，行动迅速，身轻似燕，他本想招呼隔壁的镖师，起来在院中各处搜寻一回，可是又怕是自己由屋中出来眼花没有看清楚，如果把镖师喊醒，结果没人，反而不好。正在犹豫，忽然又看到一条黑影，像一只大鸟般，从前面的墙上，隔着六七丈远，竟然凌空飞起，落向后进花园。

这一来，路永坦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知道后进花园乃是镖主金面佛手的住处，这两条人影莫不是……

念头一转，他便蹑手蹑脚，身子紧贴着墙壁，悄悄向后院走去。

待他走到后花园的墙下时，仰头一望，正好见到几棵高大枝叶浓密的老树，于是提起一口真气，轻手轻脚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，爬上树去，刚好高出园墙，当下便找到了一枝有碗口粗的树枝，枝多叶密的地方，隐住身形，探头向园内看去。

这一看，他心中只觉一阵紧张狂跳，不知是惊是喜，急忙屏住呼吸，不敢弄出半点声响，以免惊动园中的三个人。

只见，月光之下，花园中间，一块小空地上，站着一个人，正是金面佛手甘永长和他的女儿甘郁馨，内侄岳中岳。

金面指手面色凝重，对二人说道：

“转眼就是重九之日，今年正是我们嵩阳派，开山大聚的日子，同时，也就要在这次大会中，选出下代掌门人的继承人。中岳你的资赋，确是上驷之材，而且在本门绝艺的天剑会上，也颇有出神入化之处。刚才你们两人练了一趟轻功，我也觉得很满意，只是掌上功夫还要多磨练，我希望你能在大会中，显露才华，夺取殊荣，光大本派门户，至于馨儿，你的进步虽然也不小，可是比你表哥，到底差了一些，你也要努力加紧练习，别在掌门人和各位长老之前，丢人现眼，叫爸爸脸上无光。”

说到此处，金面佛手的话略为一顿，然后又说道：

“中岳，你再把剑法练一趟，让我再注意看看！”

岳中岳闻言，应声而出，手里提着一把宝剑，往场中一站，凝神聚气，归本调元，真气内敛，运功于臂，左脚往外踏出半步，右手将剑横举平肩，手单掌一竖，食中二指直伸，其余三指微向内曲，护定胸前，恍如渊亭岳峙，这正是嵩阳派看门绝艺，天罡剑的开招之式，由运气、持剑、停桩、攻击的出招的式子。

不但路永坦隐藏在树上，聚精会神，看得呆了，便是甘永长父女二人，也是屏息肃容，不敢冒出一口大气，来扰乱他的招

式。

这当儿，岳中岳已经引剑发动，开始时剑势稍微缓慢，两三招后，剑势由缓而快，招招连环，而且，在二十丈以内几乎完全笼罩在一片剑光之下，只见一团白光闪动，既不见剑身，更不见人影。路永坦虽然用劲了目力，也看不清楚究竟何者是剑，何者是人，只看得眼花撩乱，目瞪口呆。可是，再往地上一看，更是惊奇，只见地面上，一共才踩下十六个脚印，并且每个脚印的距离都是一样不说，却都是按着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的五个方位，再从每一位化出三个方位，和四个中间的正位加在一起恰好成为十六个方位，明明看见他腾跃纵挪，仿佛是一只穿花蝴蝶般的飞舞，然而，竟才只踏了十六个步位，都是沿着外圈踏下，恰好连成了一个圆圈。

路永坦这才暗里惊服，果然天罡剑威震武林，名不虚传，内力充沛，剑招快速，游走成环，近则可取对方要害，并且侧转护身，使对方无法近前，他没想到竟在无意中，能看到嵩阳派的不传之秘，一时也说不出是惊是喜，但当他还没想完，同时，那下面的情势又有了极端的变化。

岳中岳手中剑势，忽又一慢，而身形也稳了下来，但见他面上神色凝重，倒像反而不吃力一般，仔细一看，才听出当他一剑出手，竟都夹着嘶、嘶、嘶轻轻的啸音，而且剑尖尚向下指着花草时，花枝弯曲，草叶低俯，仿佛被微风吹倒一般，剑招一过，枝叶又恢复了常态，路永坦越感到奇妙。

路永坦却不知，这便是天罡剑中，最厉害的十二招绝势，追云偃月十二式，这完全是用内家功力，催动剑势，身上劲力，由剑而出，专门用来对付和突破内家掌力，以强劲的内力，可以攻强摧坚，置敌人于死地，那前面十六步，却是利用外家的捷劲之功。

转眼，岳中岳十二招走完，用出最后一式‘剑平南斗’，依